

万有文库 蠹鱼篇

周越然 等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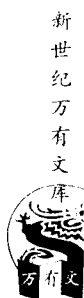
新世纪



蠹 鱼 篇

周越然 等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蠹鱼篇/周越然等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665-7

I. 蠹… I. 周… III. 杂著-中国-现代 N. Z4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974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刘国玉	赵中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林 林			
责任校对	刘 璞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22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6 300 册			
定 价	5.60 元			

本书说明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侵沪日军随即占领租界，上海进入了沦陷时期。一大批活跃在“孤岛”时期的学者、作家，或被捕传讯，或潜离上海，或隐姓埋名。一些出版社被查抄，许多报纸、杂志被迫停刊或被日军“接管”。上海的文化活动陷入低落萧条、岌岌可危的境况。1942年3月，大型文史杂志《古今》半月刊在上海创刊，这是上海沦陷后问世的第一种文史刊物。它的宗旨是“尽量搜罗”古今“英雄豪杰”、“名士佳人”、“甚至贩夫走卒”的生平事迹，以及“天文地理、禽兽草木、金石书画、诗词歌赋”等文字。当时在沦陷区的学者、作家，更有北京、南京的文人，都在《古今》上刊发文章。

《古今》的主持人、社长朱朴，是汪伪汉奸集团的宣传骨干，而主要撰稿人也有不少是汪伪集团的要员和积极参加汉奸活动的作家，如周佛海的《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朱朴的《四十自述》，以及梁鸿志、赵叔雍、江亢虎、周作人、罗振玉、龙沐勋、瞿兑之、纪果庵、柳雨生等。尽管《古今》的主持人和许多作者都与汪伪集团有密切的关系，但《古今》所刊文章倒是不曾宣传、鼓吹“大东亚战争”，而大量的谈文论史和各种回忆文章，不涉及现实政治，专谈古人旧事，形成“取材方面是文献掌故、散文小品，趣味方面是朴实古茂，冲淡隽永”的特色。《古今》作者，除了上述几位外，主要的还有周黎庵、文载道、周越然、谢刚主、徐一士、陈乃乾、谢兴尧、黄裳等。

《古今》于1944年10月宣布停刊，共出版了57期。在此期间，《古今》还出版了“古今丛书”几种，周佛海的《往矣集》为第一种，多人合集《蠹鱼篇》为第二种。

《蠹鱼篇》除周越然**《购书的经验》**外,其余文章均是刊发在**《古今》**杂志上的。作者周越然、周作人、陈乃乾、纪果庵、谢兴尧、谢刚主都是本名或字,只有庾持和楮冠是笔名,即黄裳,原名容鼎昌。

本书系根据1943年12月**《蠹鱼篇》**初版重新排印,除明显排植错误作了订正外,其余一仍其旧。

1998年8月

序

《古今》问世，忽忽已将两载，成绩如何，识者早有定评，无待词费。当《古今》发刊之初，我们即抱定一个坚决不拔的旨趣：即宁愿曲高和寡而孤芳自赏，决不随波逐流而取悦庸俗。出版以来，虽在精神和物质两重压迫的艰困环境之下，而我们时时刻刻保持这种一贯的风格，始终不渝，事实具在，不难复按。

出乎我们意表之外的是曲虽高而和者倒并不寡，《古今》月刊创刊号出版三天后即悉数售罄，以后无期不是供不应求，后来我们应了读者热烈恳切的要求，自第九期起改出半月刊，截至目前为止，已出至三十六期，可是无期不是悉数销尽，一无存留。

我们为弥补一般读者之无法购得过去之《古今》合订本起见，因有《古今丛书》之出版，并以周佛海先生之《往矣集》为第一种。自本年一月初版起，到现在不满十一个月的短短时间之内，已经再版七次之多。这种盛况，不特为近年来出版界所绝无，即在战前，亦简直可称奇迹也。

《古今丛书》第一种出版后读者欢迎之热烈，既如上述，然则我们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版这本《古今丛书》第二种呢？这是因为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还是很谨慎的踌躇的不敢以粗糙窳劣之作来滥竽充数，正像我们之于《古今》半月刊的水准一样，坚抱宁缺毋滥的主旨。

兹值本书——《古今丛书》第二种排竣之时，谨将内容略为介绍于下。

本书除周越然先生《购书的经验》一文外，余皆陆续刊于已出各期的《古今》半月刊中。作者诸公，不但都是当代闻名的作家，而且恰巧

还是南北各占其半。本书中的所述,对于买书的甘苦,书籍的源流,书肆的内幕,书贾的伎俩,旁及各地私家与公家书库的风土名胜,都有所点染及描绘,不论当作书市掌故,或文史小品看,都无可,足与黄范圃、叶郎园、缪艺风、傅藏园诸家之作媲美。其中如周越然先生庋藏之富,经验之深,陈乃乾先生出入丹黄之久,历年过眼之广,在海上本已夙负盛名。而陈先生又惜墨如金,鉴于《古今》殷勤敦请,始以其力作见贶。其中所述艺风堂缪荃孙氏的收校古书情形,尤其世所罕知;而于乾嘉诸贤,征引更富,读此卷毕,对清代以来之书市大要必能一目了然。知堂先生的《旧书回想记》,为先生本身所极重视之作,而出之以一贯的隽永冲淡之笔,其引言中曾谦逊地比为“有如抽纸烟的人,手嘴闲空,便似无聊,但在鄙人则是只图遮眼也”,其实正如我们读他的夜读抄一般的低徊有味。纪果庵先生的《白门买书记》,如与谢兴尧先生《书林逸话》中所述北方书市部分并读,自益觉相映成趣,较之前人《金陵买书志》所记,尤为渊达条畅,亲切有味。谢刚主先生的《晚明史籍考》,久为识者所珍,今复出其余绪,成此《三吴回忆录》,不但见闻博洽,材料充实,而文笔之清丽拔俗,尤可当绝妙好辞看。他如庾持先生之《四库琐话》,对有清一代文献,钩划精详;楮冠先生之《蠹鱼篇》,于诸作中又自成一格,本丛书并即以此为题。总之,本书内容,不惟作者是名家,而作品尤属名作,加以辑录,付诸手民,也无非想于此寂寞的文苑中,略尽湿沫之力而已。

不佞哀乐中年,更直乱离,所资以强自排遣者,仅此区区抱残守阙之微趣。凉风天末,落日书城,纂辑既竟,略志所感云尔。(本书承吴湖帆先生题签,增色不少,特此志谢。)

朱 朴

中华民国卅二年十二月一日

于上海古今出版社

【目录】

本书说明

序(朱朴)

购书的经验(周越然)/1

旧书回想记(周作人)/9

上海书林梦忆录(陈乃乾)/38

白门买书记(纪果庵)/53

书林逸话(谢兴尧)/62

三吴回忆录(谢刚主)/88

四库琐话(庾持)/115

蠹鱼篇(楮冠)/142

购书的经验

周越然

此言余之购书经验也；其间有得意者，亦有受气者，有先扮瘟生而后得实益者，亦有明知被骗而隐不告人者。简言之，二十馀年来，时时购书，日日购书，所得经验固多，但离奇古怪者层出不穷。余之智力，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估之刁顽，终不能防书估之虚伪也。

“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范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本篇通用“书估”以括全体，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篇中有骗书，骗钱，打骂顾客，旧书“典当”等等故事，想阅众皆未之前闻也。

余初购古书，尚在民初小花园古书流通处时代。精写本或明末刊本，每册之价不过一元；铅字本或洋装本，因不入时，又非古书，全不上场。是时来青阁与博古斋似已成立，皆在福州路。但向之购书者，为数寥寥无几，因民初学者，注重新书，厌见古籍，情愿以《皇清经解》正续两编，换取《平民政治》上下二册也。后来流通处取消，中国书店成立，购古书者，日见增加。再后来新文运主张改用白话文，而求获古籍以作研究者愈多。至民国二十年左右，明初小字本，清初精刻本，价较十年前约大十倍，且稀见如凤毛麟角。余“起劲”（湖州土语）购求古书，在民国十年左右。当流通处极盛之时，余年岁尚轻，资格尚浅，不敢“抛头露面”，只躲躲避避之“起码”顾客而已。但亦有所

得，如缪荃孙之手稿《云自在堪随笔》是也。今已失之矣，甚为可惜。民十以后，余所得古书，不专在本埠，外埠如杭州、苏州、北平之书铺，亦与余常通消息，常作交易。兹先言第一次购《金瓶梅》之受欺。

余开始购书，与他人完全相同，即常常站立于铺面之前，向架上呆看是也。此之谓“掏”书。“掏”者，搜取也，如掏铜器铁器，掏自来水龙头。余当时所急欲掏得者，《金瓶梅》也，而终不发见。一日，某铺之柜员，面团团而有微微之笑容，全无逐客之怒气，余亦因醉而勇，放胆问曰，“你们有《金瓶梅》么？”彼曰，“有，有，好的有。”余曰，“请你给我一看好么？”彼曰，“那里话！这种书可在大庭广众中拿出来么？倘然你先生真的要买，不怕价贵，你给我地址，我明天送到。先生，你贵姓？”余曰，“我姓周，住在闸北……。我写给你罢。”

次日一早果然送到白纸印者全部，索价一百六十元。余心喜之至，立付现款购之。不知此实最劣之湖南木活字本（版心题“第一奇书”，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无图），当时市价至多不过六十元。

两个月后，此人又送来清初张竹坡评本（版心亦题“第一奇书”，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有图），并云，“先生，你从前购的，纸张虽好，讹字很多，不及这一部好。你看这个图（指含春意者言），好不好？这部是最古的，恐怕是孤本呀！买书要买这种有骨子的。最好的没有了。”余问曰，“什么价钱？”彼曰，“不还价，六百元。缺一个铜板不卖，卖了是你的孙子。”余曰，“三百元我要买的。”彼曰，“先生是忠厚人，又很爽快，四百五十元罢。”

其实，民十左右“第一奇书”之初印本附精图者，市价至多二百五十元。余后来购得明刊大型本，版心题《金瓶梅》者（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有眉批旁评，字旁加圈点，图一百

叶)，亦止三百元。民二十四五年间，沪上有人翻印《金瓶梅词话》，每部售价十二元，木刻《金瓶梅》或《第一奇书》遂大大跌价。明刊本及清初原刻初印本虽不易得，但同光间复刻本之无图者或附恶劣之图者，只值十六元或二十元。袖珍本（十一行，二十五字）有以八元出售者，可谓廉矣。近来此书之价又大涨，本年（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新闻报》有下面之惊人广告：

全图金瓶梅词话

影印北京图珍本连史精订念厚册外图百幅均无删缺装两锦匣珍藏送
礼板佳廉让五千元点石斋大字康熙字典一部售五百元均函本报信箱××
×号

余述购书经验而先言《金瓶梅》者，非有意提倡之也，实因此书偷偷而卖，默默而买，获得善本者非经过多次“上当”不可。上当，即经验。有购《金瓶梅》之经验且得到善本者，其求取正经正史决无困难。

余所得之书，不全为《金瓶梅》，不如某报所称“专收淫词书籍”也。且余所得购书经验，有极重要而适合一般收买古书者之采用者，兹以十余字包括之曰：“一遇好书，立时买定，不可一看再看，迟疑不决。”不善购书者，往往乱翻书页，研究版本，既欲读其文字，又欲考其藏章。如有友人伴往，则又彼此作默默语，商讨优劣。书估见此情形，虽明知书不尊贵，亦必索价高昂，因汝已表示欲购之意或羡慕之心也。研究版本，研究藏印，研究题识，研究文章，均应于家居闲暇之时为之。购书之时，只可察其大体，决不可详加讨论。张君欲购《古诗源》，余伴之同往。书估出示者，清代普通刊本也，惟内有朱笔校字，且有藏印题跋。张君见之，以为世间孤本，不独细审藏印，细阅批校，且高声朗诵原书，而又以最不宜出之口者向我盘诘。结果：书估索价一百二十元，而张君一口还六十元。余再三作暗示——打临时无线电——已不及阻止之矣。此书真值，十三四元而

己。

购书老练者，对于索价过狂之书估，取下列方法之一：

(一)让逊法。——用此法者，可向书估云，“书是好的，价是贵的，可惜我没有能力，否则一定要买。”

(二)讥刺法。——用此法者云，“那你吃亏了，价钱太便宜。我从前买的那一部，还不及这本好，尚不止此数呀。”

(三)直拒法。——此法最妥，用之者可云，“对不起，请你收藏了罢。”——言时应将册数粗粗一点。——“我没有意思买这种书。”

一般人以为在上海收书，不如往内地收书，向书铺买书，不如向私家买书，因上海书铺之书，大半获自内地，而私家之书，无门面之开销，且人多“外行”，其出让时，必较店铺为廉也。其实何尝如此？内地书铺之书，情愿廉价售与上海之同行，不愿售与上海之游客。再私家之书，非先经过书估，决不肯轻以示人，或豪然爽然以公平之价，让与个人也。余向内地购得之书，常较上海所买者为贵。老同文石印《二十四史》，数年前上海市价不过三百五十元，而余在杭州得者，反为四百元，另加邮费运费。向私家购书，余曾上当三次，兹将其细情，一一述之，如下：

(甲)余第一次上当，在民国十五年。宗叔×斋公，弃世已二十年，其子×生兄卒于是年。其时有至友许君来函称，“某姨太想要回扬州，拟将家中书画书籍，全数出让，估价在二百元左右。其中似有上品，倘兄因同姓关系而欲收留，弟可去一说。价钱或略加些，未知可否”。余当日即复曰，“某斋公与先父极亲热，某生兄与弟亦曾经会面多次，彼家既无恒产，又无后人，其书画书籍，弟愿收留，并愿照他人估价，加倍送去。”两日后，许君亲来告余云，“某姨太说，她家中的古玩(?)都是老太爷的笔墨，无论怎样穷，即使饿死，也不会放手的。”——不卖！一月

之后，书估某姓，手携一大篮，肩掬一大包，来余家求售，启而视之，即宗叔家之旧物也。余不说明，亦不露惊奇之色，惟全数购之——连包袱提篮在内，共付五十六元。

(乙)第二次上当，在民国十七年——又是一位异性。某太太，孀妇(?)也，由友人之介，来余处称彼家有古书，邀余往观并代为估一“毛”价。倘余有意，愿以“半送半卖”之价归我云云。余允而未往者，几乎三月。后来催迫愈甚，只得一行。进门后，某太太即出来招待，进茶进烟，进糖果，进点心，热闹之至，惟不出示书本。天未晚已喊酒喊菜请食晚餐。余待无可待，不得已而发问曰，“某太太，府上的藏书，今天可以看么？”彼曰，“书？慢慢再谈。总可看得见的——不要性急！请先饮酒。我们来照杯——干杯。”余酒量尚大，干几杯酒，决不酩酊，亦不昏迷。且余在酒后可以保持常态，决不因买旧书而改买他物也。余于晚餐将毕未毕之际，恭然起立，告某太太曰，“辰光不早，我要回家了。那边桌上的一本书——《花名宝卷》——我想问你买了，”即掷六十元，深深鞠躬而出。——远远似有人咒诅，其音似为 swine。

(丙)第三次上当，在民国二十年之秋，地点在麦根路，物主不为阴性而为阳性，介绍者亡友刘志新也。刘君谓“某里某号某姓有古书十二箱要卖。你可以去看，也可以选购或全购。不过物主虽穷，极要面子。外面不论什么人，不知道他肯把古书出售。我陪你去的时候，也要客客气气，像做客人一般。我们不说买书，让他自己给我们看。你中意的书，暗暗指给我看。过一两天，我帮你拿来，再讲价钱好了”。不料余与主人会谈许久，正在开箱之时，来青阁主人杨寿祺君突然鼓门而入，见余即曰，“周先生，你比我来得早。他们横催竖催要我来，我既没空。他们的书怎样？你都看过了么？周先生，你先来，照理我不应当加入了。不，不，倘然成功，我同你合做罢。或者完全归我，

你来拣选几种也好——我照进价……”余暗窥主人，又向杨君一笑曰，“今天当然是你的交易。我和主人是朋友，常常到此地来玩的。我今天并不来买书呀。”

欲购书者，总宜求之书铺，不宜求之私家——此上文之意也。但书铺之书，皆得之私家，且书铺有种种开销，何以反较私家为廉耶？曰，有许多原因。书铺之同行，声气相通，一家估定之价，他家不敢增加。故物主邀请各家作比较时，其“货”无不愈看愈不值钱，最后总为第一家所得也。且书估讲话老到，似乎合情合理。“硬要面子活受罪”之急于待款者——如有烟瘾者或患舞病者——虽明知其言不实，亦无法与之争价。此外书估另有骗书之术，兹述一趣事如下：

十五年前，苏州某姓出售家藏古书十余箱，约二千册。书估允给二千四百元，先付定洋三百元，半月以内提货交款。临出门时向主人曰，“可否让我随便带一二部去做做样子？”主人曰，“好，好，拿几本去是不成问题的。”书估随手取外形破旧者二部（六册）而去——而永不复返。主人怪之，特来申追问，而付定洋者全不承认其事。后来始知彼所取为样本者，实诸书之冠，一明复宋本，一元刻元印，价在二千元以上。剩下者皆普通本，价在一千元左右。

上述者，有所为之欺诈也。书估有时作无所为之虚言。余得明刻残本《素娥篇》之次日，某书估来余家曰，“昨天你买的那本图是残的呀！价太大了，真敲竹杠。我已经访得全本，今天派人到通州去拿了，只要五十元。到了你要么？”余曰，“要的，除残本奉送外，另付三百元。”书估曰，“残本让我先拿去退还他们（原售人）罢。”余曰，“好的，不过现在不在家中，你过三天来拿好了。”从此日至今，已经十易寒暑，残本犹在余家，而全本尚未运到也。

除欺诈外，“下作”书估尤易骂人。昔年海上有某某旧书

铺，索价较他家为大。倘主顾还价不称，或稍作轻视语或讥刺语，则店员群起与之争辩。倘主顾尚不识相而不默然而退，则店员肆口谩骂，或竟推之出门，作欲打之势。此铺亦常常骗书；凡以大部书上门求售者，店员围而观之——甲取一册，乙取两册，丙先取一册而又换取他册——乘机匿藏一二册，……是时，店主假作整理全书之状，又为之计数而面现惊惶之色曰，“呀，这书不全，缺两本，可惜，可惜！你快快回家去找。……倘然价钱不大，残本我们也要买的。……全的百廿元，残的七十元，相差也不多。”

书估尚有一种恶习，即向老主顾借钱是也。余有因借钱而反受人骂者。某书估年老而贫，一日来余家告我云，“我要到通州去收书，没有本钱，想问你先生通用二百元。收到的书，先给你看。”余曰，“我今天钱不多，你拿一百廿元去罢。借票要写的，利钱不要。”此“公”一去之后，非独书不见面，连人亦不见面。后来再三查问，始知在邑庙摆摊。余向之要钱，曰“请迟几天”。向之要书，曰“现在没得”。如是者三四年。余以为借钱与人，理应索取，自己无力，只得托人。遂将借据交某律师请其代办。不料有自署“废名”者，在某报上明讥暗骂，谓我“心腹真狠”。余多时不读小报，不知此事，幸日前有中南友人厉君亲来告我也。闻沪上昔年有某“老先生”者，常常借款与书估，而即以书籍为抵押，如粗书每本作价若干，细书每本作价若干，总结之数，即为借款之额，利息按月三分，三月不赎，全数收没，行之数年，极为顺利。可知典当式之借贷，实较信用借款为佳。以后与书估通有无者，不妨采取此法，免得受废名之责。

吾国之人，往往轻视书估。其实，书估者上等人也，因与之交接者皆上等人，皆“读书种子”也，全无可贱之质。余因购书而所得经验不少，倘天假我年，待我学尽欺诈法，打骂术之后，或者亦欲“下海”贩书，而成一“灰老虎”。“灰”，黑白两色合成

之。人称贩碑帖者曰“黑老虎”，以其所售之货全黑也。书之字黑，而其纸白，合成灰色，故贩书者应以“灰老虎”为号。世之富于文才而好事者，何不作一“上海灰老虎”传耶？

（附识）此文成于民国三十一年之秋，曾在某报纸试登。此中所言，皆余二十年来所得之实际经验，足供性喜购藏书籍者之参考。深望阅者不以其文字简陋而弃之也。民国三十二年十月越识。

旧书回想记

周作人

— 引 言

近几年来在家多闲，只翻看旧书，不说消遣，实在乃是过瘾而已，有如抽纸烟的人，手嘴闲空，便似无聊，但在鄙人则是只图遮眼也。旧书固然以线装书为大宗，外国书也并不是没有，不过以金圆论价，如何买得起，假如我有买一册“现代丛书”的钱，也就可以买一部《藕香零拾》来，一堆二十二本，足够好些日子的翻阅了。从前买的洋书，原来是出版不久的新本，安放在架上，有些看过早已忘了，有些还未细看，但总有点爱恋，不肯卖掉或是送人，看看一年年的过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就变成了旧书，正如人也变成老人一样。这种在书架上放旧了的书，往往比买来的更会觉得有意思，因为和他有一段历史，所以成为多少回想的资料。但是这也与书的内容有关系，如或有一部书看了特别佩服或欢喜，那么历史虽短，情分也可以很深，有时想到也想执笔记述几行，以为纪念，新旧中外都无一定，今统称之曰旧书，止表示与新刊介绍不同云耳。回想是个人的事，这里免不了有些主观与偏见，不过有一句话可以说明，无论如何不想越过常识，盖假如没有这个来做灯标，读新旧书都要上当，何况作文说话，更将大错而特错，则吾岂敢。日前曾写小文曰《书房一角》，已有做起讲之意，而因循不果，今番似是另起炉